

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《反淫》与《黄帝内经》的魂魄观

杜锋

【摘要】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《反淫》，是一篇以魂和魄对话形式写成的“七体”赋，以魄为客，以魂为主，体现了二元论的魂魄观。与《反淫》成书时间相近的《黄帝内经》中，五脏藏神说以及从神情志层面对魂魄的定义，认为形魄俱生而无先后，魄内阳气之神者为魂，与《反淫》篇有所不同。

【关键词】 西汉竹书；北大竹书；《黄帝内经》；魂魄观；魂魄二元论

The soul outlook in the bamboo slips *Fan yin* (*Anti-excessiveness*) of Western Han Dynasty collected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in *Huang di nei jing* (*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*) DU Feng.

School of Art,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, Beijing, 100089, China

【Abstract】 The bamboo slips *Fan yin* (*Anti-excessiveness*)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, written in the form of conversation in 7-syllable prose-verse between *hun* (ethereal soul) and *po* (corporeal soul), with *po* as the host, and *hun* as the guest, reflecting the dualism of *hun* and *po*. In *Huang di nei jing* (*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*), appeared nearly at the same time, in which the hypothesis of all the five viscera embodies the spirit and its soul defined at the level of spirit-emotion, claiming that the physique and ethereal soul are born at the same time, and the spirit of *Yang qi* within the corporeal soul is the ethereal soul,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scription in the *Fan yin*.

【Key words】 The bamboo slip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; Bamboo slips collected at Peking University; *Huang di nei jing* (*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*); Idea of ethereal soul and corporeal soul; Dualism of ethereal soul and corporeal soul

2009年初,北京大学从海外获藏了一批西汉竹简,据整理者的初步报告,此批竹简的内容皆属古代书籍,基本涵盖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谓的“六艺”、“诸子”、“诗赋”、“兵书”、“数术”、“方技”等门类,其“抄写年代多数当在汉武帝时期,可能主要在武帝后期,下限亦应不晚于宣帝”^[1],故称“西汉竹书”。

在“诗赋”类中有《反淫》篇,其主要内容是魂与魄之间的对话。笔者在此拟就《反淫》与今本《黄帝内经》中的魂魄观加以比较,以期能加深对《黄帝内经》中的魂魄观认识。

1. 《反淫》中的魂魄观

1.1 《反淫》的结构特点

据初步整理报告,《反淫》篇总共约有 59 支简(其中包括约有 35 支完整简),总字数约 1 225 字,其中一支残简背面题有“反淫”,故以此为篇题^[2]。

目前虽未见有全篇内容的整理出版,但揆之于初步报告可知,此篇为典型的“七体”,且与西汉辞赋家枚乘所作《七发》约有 1/4 内容相同。篇题“反淫”意为反对过度地放纵欲望,文首有序言,主体部分由魂和魄的对话构成,总共论述了 7 事,这种叙事结构颇类同于《七发》中以吴客和楚太子对话方式共述 7 事的主体构架。

1.2 《反淫》的魂魄二元观

《反淫》篇的主要内容是魂向魄先铺陈六事,如射御之乐、游观之乐、游仙之乐、宴饮之乐、宫室之乐和垂钓之乐等,魄皆称“寝病未能”,乃是因魄过度放纵自己的欲望,沉溺于此等乐事之中而致卧病在床无所作为。于是魂再以第 7 事启发魄,并进言天下之至道,魄最终病愈^[2]。

《七发》所论也是吴客先向楚太子陈说音乐、饮食、车马、游宴、田猎和观涛等 6 事,进而论及“要言妙道”来劝诫楚太子勿过度放纵和沉迷于声色犬马的生活之中,终于使之“霍然病已”。以此对比于《反淫》篇的主体内容和整体结构框架,整理者甚至怀疑《反淫》篇或为《七发》赋的简写本。《七发》文

中吴客为客,楚太子为主,主客相对,客向主进言诸事;作为同是“七体”的《反淫》篇也是魂为客,魄为主,魂言于魄,魂魄相对,正是体现了作者的魂魄二元对立观念。

据北大竹书整理者的初步报告,“西汉竹书”的抄写年代为汉武帝至宣帝时期,约为公元前 2 世纪至前 1 世纪,那么《反淫》成篇的时间当在此之前,篇中所体现的魂魄二元论观点在此之前有传播。余英时认为“最迟在公元前 2 世纪,……中国灵魂二元论最后已定形”^{[3]137}。今验之于《反淫》篇所反映的魂魄观,余说至确。

如《反淫》篇中以魂魄对话为主要构架的类似问答体还见于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卷中,其篇首即以“魄问于魂曰”开始,接着即是“魂曰”应答,魂魄对答,主客相对,共论道之旨^{[4]1101}。高诱注曰:“魄,人阴神也。魂,人阳神也。阴道祖于阳,故魄问魂,道以何等形体也。”^{[4]1101}高注以阴阳对立二分的观念来区分魂魄之别,此进一步证明《反淫》和《淮南子》篇中魂魄二元论观念乃是当时的一种共识。

《礼记·郊特牲》篇亦有类似记载:“魂气归于天,形魄归于地。故祭,求诸阴阳之义也。”^[5]可知时人认为人身是由形和气,即肉体和精神 2 部分构成。气(即指人身的精神部分)之精微为魂,形(即指人身的肉体部分)之精微为魄,人身中的魂魄二元相对。人死之后,魂魄离散,魂属阳,故归于天;魄属阴,故归于地。这是以形气阴阳二元论来区分魂魄,也是时人对于魂魄二元论观念的典型表达。

2. 《黄帝内经》中的魂魄二元观

2.1 《黄帝内经》中魂魄的内涵

今本《黄帝内经》包括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2 部分,一般认为其成书非一时一人之手。廖育群认为“这两部独立著作(指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)均系博采兼收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医经文献而成,其成书年代当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。……两书内容皆有古近之分,实际上反映出了战国到东汉前期医学发展的进程”^[6]。

《黄帝内经》对魂魄观念也颇有论及,如《灵枢·本神》篇云:故生之来谓之精,两精相搏谓之神,随神往来者谓之魂,并精而出入者谓之魄,所以任物者谓之心;心有所忆谓之意;意之所存谓之志;因志而存变谓之思;因思而远慕谓之虑;因虑而处物谓之智。”^{[7]81}

初唐杨上善注云:“雄雌两神相搏^①,共成一形,先我身生,故谓之精也。即前两精相搏共成一形,一形之中,灵者谓之神也,斯乃身之微也。……魂者,神之别灵也,故随神往来,藏于肝,名曰魂。魄,亦神之别灵也,并精出此而入彼,谓为魄也。”^{[8]82-83}杨注

近古,为今人理解《灵枢·本神》篇中所见魂魄观提供了参考。此处从人体精神情志这一层面对魂魄进行了定义,两者既有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,与《反淫》篇中魂魄二元论的观点不同。

与之相应的是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中的相关记载:公元前 534 年,子产在解释郑国贵族伯有的鬼魂作祟一事时说:“人生始化曰魄,既生魄,阳曰魂。用物精多,则魂魄强。是以有精爽,至于神明。匹夫匹妇强死,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,以为淫厉。……而三世执其政柄,其用物也弘矣。其取精也多矣。其族又大,所冯厚矣。而强死,能为鬼。不亦宜乎?”^{[9]1248-1249}

杜预注曰:“魂,形也。阳,神气也。”^{[9]1248}钱穆信从杜注,并申论“子产所说之魄,只指体魄形魄言。……非指觉识。人生必待有此形体,才始生觉识。‘既生魄,阳曰魂。’魂始指觉识言。……此所谓‘精爽’、‘神明’,则皆指人生时之觉识言”^[10]。孔颖达对此作了更为细致深入的疏证:“有身体之质,名之曰形。有嘘吸之动,谓之曰气。……人之生也,始变化为形,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。既生魄矣,魄内自有阳气。气之神者,名之曰魂也。魂魄神灵之名,本从形气而有。形气既殊,魂魄亦异。附形之灵为魄,附气之神为魂也”^{[9]1248}。

孔疏从形气二分的观念来类证魂魄二元论,似与钱穆所论有违。然而,子产实是旨在说明人于生化之始,意即胚胎成形之时就具有魄,形与魄生成时不分先后。魄之强弱在于人身的取精用弘,魂为魄内阳气之灵者。

2.2 《黄帝内经》与其他文献中魂魄观的比较

《反淫》篇中魂向“寝病未能”之魄说以 7 事,客向主陈事,故可称魄为主魂为客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篇首及其高注认为人阴神之魄祖于人阳神之魂,故有魄向魂问道,显然是以魂为主魄为客,与《反淫》篇中魄为主魂为客之论相反。

《反淫》成篇年代当不晚于公元前 2 世纪至前 1 世纪。对于《淮南子》成书年代的推定,池田知久认为“淮南王在景帝崩御、武帝即位的同时,想起本书的编纂,以在此之前书写的部分为基础,仅仅添加若干,用二年时间匆忙地整理完成,满怀希望地把它作为礼品于建元二年入朝”^[11]。故知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的写作年代应早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即公元前 139 年,与《反淫》篇的撰作大致同时。既然时代相近,则其所反映的思想也应接近。

^① 钱超尘先生认为此处“搏”为“转”之讹,并云:“转者,聚也。杨注谓‘共成一形’,即取此义”。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·钱超尘,李宇,校正。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6。

上引子产认为人之始生,魄与形具,魄之阳为魂,故阳魂祖于魄。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篇及其高注认为阴魄祖于阳魂,与子产所论相反。若按子产的魂魄观作进一步引申,既是魄之阳为魂,则容易推出魄为主魂为客之论,与约 400 年后的《反淫》篇的观点相一致。故知从子产之论到《反淫》篇所反映魂魄观的内在理路性变迁是一脉相承的,而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篇的魂魄观却在此观念演变谱系之外,显然不合情理。

何宁在考释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篇首“魄问于魂曰:‘道何以为体?’”时不甚同意庄逵吉之谓“《太平御览》引作‘魂问于魄’。下魂、魄并互异”^{[4]1101},并下按语云:“鲍本《太平御览》八百八十六引作‘魂问于魄’,下文魂、魄同今本。宋本《太平御览》仍作‘魄问于魂’,与高注合。庄失检”^{[4]1101}。何、庄引《太平御览》各本说法不一,由上文分析上古时期魂魄观的内在理路性演变谱系可知,庄说有理,应是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篇首当作“魂问于魄”,下文魂、魄互异。今本作“魄问于魂”当是据时人魂魄观所作篡改,高诱迁就错简之文作注,故有牵强附会之处。因之,原本《淮南子·说山训》篇中“魂问于魄”所体现的魄为主魂为客观念,正与《反淫》篇中反映的魄为主魂为客观念一致,二者写作近时,其篇章所表达的魂魄观亦趋近同。

上引杨注和孔疏的魂魄观在主体意义上来说是一贯的,并可相互发明,可知《灵枢·本神》篇的撰作年代或与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中子产于公元前 543 年所发议论的时期相近,其下限当不会晚于公元前 2 世纪。如二者皆认为人生始化成形,精、形,一也。形魄俱生无有先后,孔疏认为魄内阳气之神者为魂;而杨注认为形中有神,此神相当于孔疏所谓的魄内之阳气,神之灵者为魂。

2.3 《黄帝内经》中五脏藏神的内涵

《黄帝内经》中有关魂魄观的论述还见于《灵枢·本神》篇:“肝藏血,血舍魂,……肺藏气,气舍魄。”^{[8]85}

亦见于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篇:“肺者,气之本,魄之处也,其华在毛,其充在皮,为阳中之太阴,通于秋气。……肝者,罢极之本,魂之居也,其华在爪,其充在筋,以生血气,此为阳中之少阳,通于春气。”^{[12]148-149}

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篇:“五脏所藏,……肺藏魄,肝藏魂。”^{[12]342}

由上文得知,五脏为有形之质,“五脏所藏”乃五脏之神气,意即孔疏所谓“形之灵”、“气之神”者。依此可知上引《灵枢·本神》、《素问·六节藏象论》

和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中的“肝藏魂”和“肺藏魄”之论,依照上引孔疏和杨注之意即是肝之灵,即附肝之神为魂;肺之神,即附肺之灵为魄,则其余各脏如心藏神、脾藏意和肾藏志之意义也可因此类推而得。

3. 魂魄的本义及其意义推阐

上举从《反淫》到《黄帝内经》中所见魂魄观,自有其相互联系和区别的辩证关系,另一方面,从语源学意义上探究“魂”、“魄”的原始本义亦是值得注意的问题。由闻一多^[13]、王国维^[14]和班大为^[15]等人的精细考察可知,“魂”、“云”语出同源,魂从云声,云气飘渺不定,正似人死后的游魂之变。“魂”之本从云气袅袅浮动之貌推阐而来。“魄”、“白”语出同源,余英时认为“在公元前 6 世纪中期魂、魄概念开始传播之前,魄似乎单独用来表示人的灵魂。‘魄’字(或它的异体字‘霸’)乃是‘白色的’、‘明亮的’或‘白色的光’之义,是由新月逐渐增亮这一本义发展而来的”^{[3]134}。余说可从。

综上可知,从《反淫》到《黄帝内经》中所见魂魄观来看,魂魄二元论至迟自公元前 2 世纪既成定论之后,便流行于当时知识界的各个领域各层次中,蔚为大观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.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. 文物, 2011(6):53.
- [2] 傅刚, 邵永海. 北大藏汉简《反淫》简说. 文物, 2011(6):78-79
- [3] 余英时. “魂兮归来!”——论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灵魂与来世观念的转变//东汉生死观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5:137.
- [4] 何宁. 淮南子集解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98.
- [5] 李学勤. 礼记正义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9:817.
- [6] 廖育群. 今本黄帝内经研究. 自然科学史研究, 1988, 7(4):367-374.
- [7] 郭霭春. 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. 天津:天津科技出版社, 1989.
- [8] 黄帝内经太素新校正. 钱超尘, 李云, 校正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 2006.
- [9] 李学勤. 春秋左传注疏.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9.
- [10] 钱穆. 中国思想史中之鬼神观//钱宾四先生全集·灵魂与心. 台北: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, 1998:74.
- [11] 池田知久. 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看《淮南子》的成书年代(节译). 刘兴邦, 译. 林树, 校. 湘潭大学学报:社会科学版, 1988(2):37.
- [12] 郭霭春. 黄帝内经素问校注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2.
- [13] 闻一多. 神话与诗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6:144.
- [14] 王国维. 观堂集林. 北京:中华书局, 1959:20.
- [15] 班大为. 月亮之灵魂的转生//中国上古史实揭秘:天文考古学研究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8:83.

(收稿日期:2013-09-10)

(本文责任编辑 张海鹏)